

欧罗巴 英雄记

The Legend of European Heroes

马伯庸

作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欧罗巴 The Legend of European Heroes 英雄记

马伯庸

传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欧罗巴英雄记 / 马伯庸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08-2794-5

I. ①欧…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4484号

欧罗巴英雄记

作 者 马伯庸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海纳百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32开
印 张 14.5
字 数 258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794-5
定 价 3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

新派武侠从金庸开始，少说也有几十年历史，其间名家名作辈出。这么多年沉淀下来，武侠小说已然形成了一个庞杂、热闹又不失精彩的江湖格局，这个武林世界有自己的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有自己的一套传统和风俗，甚至有自己的一套社会体系。这套体系是如此精彩，以至于读者往往忘记了它的虚构性，把它当作现实社会的一个延伸——正如《三国演义》的读者往往把演义当作正史去相信一样。

然而时至今日，武侠就与中国大部分传统文化——不包括麻将——一样，已然逐渐式微，不复当年之盛况。究其原因，以个人蠡测，一来是金、古诸位大师珠玉在前，如泰山北斗，难以逾越，后进作者就像是终南山上的麻雀，再如何腾挪移转，也逃不出小龙女的天罗地网势；二来是社会资讯多元化，好玩的东西俯首皆是，选择极多，武侠这种植根传统文化的文学形式很难得到主流青睐。三来江湖世界格局已定，一提少林必定一排老僧白须飘飘，一提武当必定青袍道长仙风道骨，苗疆出泼辣毒女，西藏出密宗番僧，海南剑派偏险奇诡，四川唐门暗器惊人，种种定式，不一而足。对读者来说，这些东西固然精彩，可每本书皆是如此，未免会腻。

当代的武侠小说作者们，也都清楚其中关窍，无不苦苦探索希冀，希望能够摆脱旧日大师们的阴影，推陈出新，拿武侠的旧瓶装一些新酒。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推理武侠、冒险武侠、言情武侠等一系列新生事物，从其中能够体察到作者们的用心良苦。

而这一本小说，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用的是新瓶，装的却是旧酒。说的是欧罗巴中世纪的故事，却仍旧是中式武侠的内核。说白了，写这个东西的初衷只是为了回答我读武侠时的一个疑问：

中国人是人类，西方人也是人类，人体构造都是一样，外国人一样练得内功，修得武学嘛。黄药师一曲《碧海听潮声》技惊四座，格里高利的索尔特里琴为何不能弦动九天？石破天从李白《侠客行》里悟出内力，达·芬奇为何不能从耶稣《登山宝训》里学得神功？

这种创意，其实古已有之。金庸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里，就有西域大侠阿凡提，《倚天屠龙记》里明教的波斯使者更是武功惊人。只不过那些多是惊鸿一现，涉墨不多。在这本书里，我的希望是能够把中国武侠的氛围移植到欧洲中世纪，用欧洲文化加以替换。比如在书里，穴道被十二宫与星命点替换，内功被四液替换，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也算得上是另外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对这部小说没有野心，也不认为这种尝试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流派——它其实还是传统武侠的格局，甚至在行文风格上我都尽量朝着金庸靠拢——如果它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就足够了。

目 录

第一章

不问鬼神入幽宅

001

第二章

旅次长铗空徘徊

036

第三章

七年之期可辨材

064

第四章

翩翩有使自西来

089

第五章

终风且暴复且霾

121

第六章

同仇未必可敌忾

153

第七章

忆昔抚今总伤怀

181

第八章

纵然虚室难生白

213

第九章
无价宝换有价值

242

第十章
夜定行人过霖牌

270

第十一章
少年初登黄金台

299

第十二章
对垒每欲相摩捩

331

第十三章
是非曲直竟谁裁

358

第十四章
天狼幽阵此中埋

383

第十五章
可怜红颜已化骸

400

第十六章
顿离古城遭遣排

425

后记：小说中的真实历史

443

第一章

不问鬼神入幽宅

世风惨淡心难古，
尘不归尘土不土。
沆漑一气知是谁，
何分恺撒与天主。

这乃是耶历一千二百年时法兰西一位寒门诗人吕特勃夫所著的诙谐诗。吕特勃夫生于贫贱，一世穷困，却有讽喻成章的才情，世事百态无不能入诗。他眼见这欧罗巴大陆自罗马帝国以降，国主领主无不昏淫悖乱，教士骑士俱是贪婪之徒，于是有感而发，遂写下此诗，与其他二十余首抒情诗歌辑成一册，名之为《吕特勃夫的贫穷》。教廷与诸国以其诽谤太甚，均诏行禁毁。别的诗作就此湮灭无闻，这一首诗却不胫而走，流传于宫闱市井之间，广为传吟。

在吕特勃夫身后，欧陆纷争仍是迟迟未平。外有蒙古、阿拉伯之患，内有诸侯列国纷争；基督教廷代神立言，亦是派别林立，烦忧频频。吕氏之言，不曾有半分改变。在这器器攘攘之间，又是二百余年过去，转眼已到了耶历一千四百一十九年的入秋时节。

白昼将尽，残阳如血，一抹余照徜徉于喀尔巴阡崇山峻岭之间，把层层峰峦映出酡红颜色，深长的夕影投诸山



坳之间，衬出几许凄凉，几许阴森。

此时在山中一条偏窄小路之上，一位骑士与他的扈从执辔徐徐而行。这骑士年过四十，蚕眉浓髯，一张方脸透着几分稳重，只是脸上一道蚯蚓大小的刀疤触目惊心。他身披一袭亚麻斗篷，腰中悬着一柄钢制阔剑，走在前面。那扈从缀后骑士数步之遥，坐骑两侧挂着行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马后还插着一面淡黄色小旗，风吹旗展，上面绣着一只狮鹫、一柄长枪。

骑士口中吟着吕特勃夫这首小诗，手中马鞭徐徐拂过马鬃。那扈从在后面听见，不由笑道：“主人你这诗写得恁地真切，可比那班神甫的布道强过百倍了。”骑士道：“我哪有这等诗才，其实是我国二百年前一位诗人吕特勃夫的手笔。算起来，他还是我半个同乡。”扈从叹道：“若人人写诗都这么直白明了，说不定俺也可以多读他几本。”骑士放声大笑：“这人写得委实不错，只是失之刻薄，终究不成体统。”扈从道：“如今这世道，可不就是他写的那样？哪里有半分夸张。俺虽不读书，一双眼睛可不差哩。倘若那班贵族老爷能争些气，何至于连累主人你跑来这鸟不拉屎的荒山里？”

骑士正待答话，忽然神色一凝，右手猛地按住剑柄，低声道：“前面似乎有马匹嘶鸣声，你去看看。”这小路侧靠深崖，宽度只容三骑并行，极其险要，最合剪径劫路，是以行人不得不小心从事。

扈从立刻翻身下马，从马背上抽出一柄钉锤，向前探去。他走出百十步外，转过一处盘拐，看到有十余个人正在路旁。那十几人原本席地而坐，骤然看到扈从，“啊

呀”一声，纷纷跳将起来。一时间足声纷乱，中间有几人早把长剑握在手里，扑将过来。

扈从微微一笑，并不害怕，掣开钉锤朝那几个人砸去。他练的乃是三十六路罗马锤，埋身近战极具威力，出手迅捷如电，一柄锤头霎时化作百十道残影。那几人慌乱之间急忙拿长剑去挡格，哪里还顾得及，扈从大喝一声：

“中！”钉锤瞬间啄上三人手腕，三柄长剑当啷落地。

其余几人慌忙挺剑刺来，扈从右腿微弹，身子在半空中轻飘飘转了一圈，钉锤挽出数朵锤花。那几人长剑被撞得嗡嗡作响，登时觉得手腕酥软，气血翻涌，几乎拿捏不住兵刃。这一招叫做“西西里圆轮”，乃是从罗马圆阵演化出来的招式，最适以一敌众。

扈从一击而中，旋即收招，面上气定神闲，这几下行云流水，显出不凡手段。他细心端详，见这些人身穿紫布粗袍，头戴圆毡帽，旁边还有十几匹驼马，一堆小山似的箱子布袋搁在左近，心中大定。他把锤子插回腰间，大大咧咧上前略一施礼，朗声道：“诸位莫要惊慌，俺可不是什么贼人。”

那群人面面相觑，中间一个身材瘦小的老者见旁人都不言语，上前道：“你若不是贼人，如何出现在这里？”扈从道：“俺与俺家主人也是路经此地，因为听到马匹嘶鸣，唯恐是强人设伏，故而派俺过来瞧瞧风头。”众人听了解释，面色都是一松，那老者道：“你家主人现在何处？在外都是客，不如请来相见。”扈从道：“就在后头不远，待俺去叫他过来。”

说罢扈从转身而去，不一会儿就折回到骑士马前。骑

士忙问情势如何，扈从笑道：“原来只是一队威尼斯的商队歇脚，不妨事，不妨事。”骑士微讶：“你倒眼利，竟能看出他们的底细。”扈从道：“他们所戴毡帽俱以金线镶边，衣袍悬缀虽是空的，一望便知是系玉石香囊之用，这等奢靡，泰半是威尼斯人。”

骑士闻言哈哈大笑，二人重新上马，并辔而行，来到商旅落脚之地。骑士环顾四周，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叹。原来前方路边有一株参天巨树，树围少说也有十抱之数。只因坡土塌陷，树身半倾，竟露出半截盘根来，倒成了一个天造地设的栖身之所。洞边根须已经熏得半黑，可见过往行旅多停在此树下生火过夜。

商人们见骑士来了，纷纷起身行礼。方才那老者显然是其中首领，他走到骑士面前打量一番，道：“小可是威尼斯的乔尔乔·隆柯尼，在意大利诸城邦经营几家小商号。身后几位皆是商栈的同行。不知阁下怎么称呼？”他先自报家门，以示诚意，再问人姓名行止便显得不突兀，亦不会招致反感。

骑士见他口气恭谨，也客气回道：“我乃是来自香槟-阿登的杜兰德子爵，刚才那是我的扈从布朗诺德。”隆柯尼面色一凛，想不到眼前的人竟是个法兰西的爵爷。他看了一眼扈从，疑道：“此地荒僻凶险，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爵爷既然是贵胄，何以只带一个扈从上路呢？”杜兰德淡淡答道：“我有要事赶去苏恰瓦，行得匆忙，是以未多带随从。”

苏恰瓦是摩尔多瓦公国首府，一般人多绕行多瑙河流域溯河而上，翻越喀尔巴阡山脉确是一条捷径，只是险

阻难走，行者罕至。隆柯尼久混商海，眼光何等锐利，见杜兰德言语间似乎有所顾忌，也不再深问，荡开话题道：“这条路可省下数天脚程，只是沿途没什么城镇村落。尤以这段路最为荒凉，几十里内都不见人家。爵爷如不介意，不如屈尊与我等在此树下权寄一晚，明朝一道路上路，胜过漏夜穿山；我有爵爷庇护，也能安心不少。”

这番话说得圆滑得体，杜兰德里爵略忖片刻，点头允诺。隆柯尼大喜，招呼仆役带布朗诺德牵了两匹坐骑去附近喂食草料，自己引着杜兰德过来营帐前。

商人们端出刚刚烤的羔羊肉，这羔羊烤的手法极佳，外焦里嫩，香气四溢。杜立德走了一整天路，早已是饥肠辘辘，不由得食指大动，于是也不客气，从怀里摸出一柄匕首，盘膝而坐，且割且啖。隆柯尼斟上一杯葡萄酒，恭恭敬敬递了上去。

在外旅行之人虽然素昧平生，往往却因境遇相近，最易生出亲近之心。几杯酒水落肚，杜兰德主仆二人和这一群威尼斯商人已经是酒酣耳热，无所不言。柯隆尼谈起各地风土人情，口若悬河，不觉便说到西欧战事上来。

忽然有一人问道：“英格兰、法兰西鏖战已经将近百年之久，爵爷既然是法兰西人，不知这场战争何日是个了局？”杜兰德拂然道：“一切均是天主意旨，凡人哪可妄自猜度。”隆柯尼已有些半醉，见他对政局避而不答，就有了越俎代庖之心，大声道：“英法世仇，冤冤相报。你们哪里知道，去年亨利五世早攻破了卡昂、贝叶、法莱兹数座城堡，今年鲁昂大城也已开城投降，大半个诺曼底已归了英王旗下。那脑子染了贵恙的法兰西国王还在巴黎莫

衷一是哩，这冤仇怎能劝解？”

因杜兰德是法兰西贵胄，是以隆柯尼口中留了半点分寸。其时法兰西当主是查理六世，他罹患癫狂奇症，外号“疯查理”，法兰西举国全凭王后依莎贝拉苦苦支撑。

一人拍膝叹道：“此消彼长，兵灾难断，如此说来西欧还是去不得，可惜了我家那几箱绸缎。”另一人讥道：“好个没眼光的小商贩，只盯着这点毫末之利；你看人家热那亚的罗勃尼，雇了大批弩手去给法皇效力，那才是大手笔哩。”起先之人有些恼火，横过一眼道：“是啊，热那亚弩手何等威猛，克雷西、普瓦提埃、阿让库尔，哪一战不是被英人打得头破血流，带累着许多爵爷丧命。”他所言这一串名字，都是英法几十年间赫赫有名的战事，无不是法人大败亏输，全欧皆知。

隆柯尼眯起眼睛，压低嗓音，又道：“要说这依莎贝拉皇后，也是一代奇女子哩。”那两人本要争执，见隆柯尼说得神秘，连忙闭上嘴。隆柯尼摆了摆手道：“法兰西本有两大门阀，一是勃艮第派，一是奥尔良的阿马尼亚克派。两派俱是野心勃勃，彼此相争不断。两派宗主都贪恋依莎贝拉皇后美貌，竞相大献殷勤。不料阿马尼亚克派的大宗主，奥尔良公爵路易八年之前突然被刺，法兰西登时陷入内乱之局，殊不知其中大有隐情。”

旁人忍不住问道：“莫非是勃艮第派所为？”隆柯尼冷笑道：“那是自然，勃艮第派麾下能人异士极多，不乏精于技击的好手。只因勃艮第公爵约翰听到传闻，说当朝王太子是依莎贝拉王后与奥尔良公爵私通所生，妒火中烧，这才痛下的杀手。”众人听了，都是“啊”的一声。